



## 岁月如歌

## 更增伤悲泪满怀

文/张超

在与母亲偶尔的闲谈中了解到,外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户秦姓殷实人家,兄弟姐妹有十人,她是长女。秦姓早年间在无锡曾小有名气,巅峰时家里坐拥多套宅院。每逢月末月初,我未曾谋面的太姥姥就会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挨家收取租金,而秦家在江南水乡自费兴建的桥梁也有专人负责打理,可惜后来家道中落。只是这些关于祖上虚实难辨的故事,并不曾从外婆口中提及。

随着自己年岁增长,读书渐多,才似乎能够体会到外婆闭口不谈往事的缘由。毕竟在曾经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家庭成分的标记无疑是生命里不可承受之重。许是受家庭拖累,1957年,已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习了三年的外婆,似乎并没有上完最后一个学年。随后带着写有“肄业三年期满成绩及格予以毕业”的学历证书,只身一人从富庶的鱼米之乡来到了偏僻荒凉的内蒙古支援边疆,这样的选择是否掺杂着太多的无可奈何。

来到内蒙古后,外婆并没有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,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,而是听从组织安排辗转于轻化局、酒厂、电池厂几家单位,从事了会计工作,再后来从电池厂退休。电池厂破产后,人事档案归入社保,一个有着早年名牌大学学习经历的大学生,到最后每个月只能拿着并不丰厚的退休金。身边有人为其鸣过不平,但外婆对此并不在意。

印象中,外婆一直有着阅读的习惯。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,精神稍微好一点也要从病榻旁选取一本读上几页。小时候,父母工作忙,自己常常待在外婆家,如今饮食口味的偏好,以及对于读书的兴趣,就是来自从小外婆家里环境的影响。外

婆带着无锡乡音教我背诵《满江红》和《短歌行》的场景,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。

如今想来,外婆的病大概和晚辈的忽视有关,外婆从江南来到塞北,落下了变天咳嗽的病根。外婆自己觉得不过是水土不服造成的长年慢性病。家人也因外婆除咳嗽之外,身体一直硬朗,所以不曾留意。更多精力放到频繁住院的外公身上。直到2011年外婆的突然消瘦,才引起家人的警觉,当从医院确诊出肺癌晚期时,已是回天无术。或许说到底还是外婆年轻时留下的病灶。

按说少小离家的老人,或多或少总是会有落叶归根的念想。来自山西静乐的外公从内蒙古广电厅离休后一直惦念的回老家看看,后来还和几个亲戚特地回家乡捐钱建了小学;爷爷退休后也让父亲姑姑陪同回过几趟老家河北衡水,看看亲戚。唯独外婆是个例外,记忆中除了太姥爷去世那年,外婆回过无锡一次,之后的若干年里,虽然母亲和舅舅多次建议外婆回无锡和姊妹聚聚,却总被外婆以各种理由拒绝。私下里家人也只能把原因归结于老人不想麻烦儿女。

外婆去世后,我在整理外婆旧物时,找到了一个带有年代感的塑料皮笔记本。里面贴满了有关江苏和无锡人文风景介绍的剪报,并且抄录着和无锡有关的诗句。其中一页,还写有外婆怀念家乡的小诗:

“异乡客居四十年,乡音未改沧桑变。再无高堂老母依闾望儿归。回,更增伤悲泪满怀。93年冬老父周年书。”

看到熟悉的娟秀小字时,不觉潸然泪下。

“试问乡关何处是,水云浩荡迷南北”。我想这就是外婆不愿回到家乡最终的答案,情到深处,痛到极致,从繁华到悲凉,家乡反倒成了外婆的伤心之地。往事已然如烟,与其再去提起内心不愿回首的往事,或许还不如把客居的异乡当作故乡让自己获得几许平静。又或许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无法忘怀的亲情故事,正是无法忘怀,所以不愿面对。关于外婆的想法,我们终归还是知道的太晚了。而她的一生,又有多少我们后辈不曾了解,就已忘却的记忆呢。

一直以来,都希望能写一篇纪念外婆的文章,但每当点滴过往忆上心头,自己总是沉溺于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,难以落笔。如今距外婆离去已有十一年了,曾经的伤感,在时间的反复冲刷下,被怀念替代,只是自己却依然无法用拙笔去清晰勾勒出外婆的一生。

## 往事情怀

## 鸽哨声声

文/屠凤彩

清晨,夜色还未褪去,一阵清脆悦耳的哨音,犹如天堂绵长不断的歌声,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一群鸽子从窗前飞过,像是上帝派来的精灵使者,带着憧憬,带着希望,带着春的气息,与朝曦同行。

晨起,听鸽哨声声,慢慢成了我的习惯。心情会随着飞扬的鸽群,穿过青砖瓦舍,高山树梢,让快乐插上了灵动的翅膀。那一刻,我的思绪突然流畅起来,一段段往事随之扑闪到眼前……

密集的鞭炮声越来越近,响声也越来越大,随着车速的减慢,透过盖头我看到了好多的亲朋好友,个个喜笑颜开。经过千辛万苦,穿过人群,终于来到了婚房。爱人温情地看着我,阳台上几十羽鸽子扑棱着翅膀,生龙活虎地问候着。花色的,白色的,有含蓄的,有奔放的,一对绒毛还没有褪去的雏鸽好奇地瞪大眼睛与我对视。新婚的我并不孤独,有凌晨四点的咕咕声,有满屋毛絮飘飞,还有爱人永远讲不完的故事。

空闲了,我也会去投食、驯放。晒棚推拉门一开,一羽羽精灵争先恐后地挤出,迅疾地从我头顶飞过,在空中渐渐组成一个方阵。它们转成一个圈子,带着悠长的鸽哨,飞过楼顶,飞出小区,身影渐远,哨声渐小,就在我眼力快要不达的地方,它们又很快绕了回来。其身影又清晰起来,哨声也又洪亮起来。它们总是一刻不停地在翻飞,用它们坚强有力的翅膀,在晴朗的高空,拍奏出一曲曲响彻云霄清脆嘹亮的哨音,那声音在我听来,犹如一曲鼓舞人心的奋进不止的进行曲。

一次,爱人出差,嘱咐我有一对鸽子正在孵蛋,需要单独投喂。我记住了位置。进去鸽舍,发现它们的家在角落里,晒不到太阳,于是趁雄鸽进食时,我将雌鸽和它们的两个孩子,一起放在阳光明媚的巢箱里,尽管雌鸽百般阻挠,但拗不过倔强的我。看着它们的新家,我心里好高兴。

第二天,发现那对鸽子又回到了阴暗的角落里,恶狠狠地盯着我,我慌乱地看着它们,想起了它们的孩子,蛋,已经冰冷了。拨通了爱人的电话,才知道鸽子天

生爱干净,也较敏感,不喜欢人动自己的东西,尤其是蛋,好像很有灵性似的,一触动鸽子就不愿再去孵化。我很为自己的行为自责,好好的一个小家和两个将要诞生的小生命,就这样在我所谓的好心中,在自己精心的策划中,化为泡影。细想一下,原来世间美好的愿望,未必都会带来善的结果。

现如今,鸽子已承载了太多其飞行本能以外的东西。荣辱得失,欢笑与泪水。平日里在鸽棚中的每一次挥翅,每一次啄食,都将如记忆胶片一样保存在我的脑海。

雨点归巢的时候,伤痕累累,鲜血染红了巢箱,爱人抱进家时,已经奄奄一息。它受到了鸽鹞的袭击,整个腹部全被划开,露出五脏六腑,它失神地望着我。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,不忍多看一眼。爱人说,来不及去宠物医院了,我来缝合,你配合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,我点点头,立刻找了碘伏、酒精、细针、白线,消完毒,爱人开始缝合。每扎一下,雨点都会扑棱着翅膀,发出轻微的声音。我能感觉到它温热的身体在颤抖,但不躲闪。一周后,雨点可以在笼中自由行走了,偶尔扇动着翅膀跃跃欲试。爱人说,有可能雨点再也飞不到蔚蓝的天空了,我默然,心里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之情。

无论驯放还是比赛,鸽子与我之间都有可能是“最后一面”。它们于我们而言,是亲情、是挚友,是梦想的翅膀,是心灵的港湾。从嫁入“鸽门”之初偶丢一鸽而夜不能寐,到心平气和地接受与这些小伙伴们聚散离合,似乎更能领悟到生命的真谛。

窗外的鸽哨声打断了久远的记忆,也挥去了眼前尘世间的烟霾。久居城市,习惯了忙忙碌碌的生活,在紧张的氛围里活着。闲暇时间,还是渴望着在蓝色的天空中,看一看无边无际的绿水青山,听一听鸽哨声声的悠然,偶尔会觉得那才是生命最为素朴的情怀。

